



尉官出击

延鹏◎著



铁血尉官 忠诚使命

——延鹏



海潮出版社
Hai Chao Press

尉官出击

延鹏 著



海潮出版社
Hai Chao Press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尉官出击/延鹏著.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0213—601—4

I. 尉… II. 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9029 号

书 名: 尉官出击

作 者: 延鹏 著

责任编辑: 雷婷 崔树森

封面设计: 梁宇

责任校对: 左颖

出版发行: 海潮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电 话: (010) 66969738 (发行) 66969747 (编辑) 66969746 (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荣海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213—601—4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为国防事业奉献青春
的共和国军人

——延鹏



引 子

尉官，官名也。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军尉、舆尉之称。左传闵二年记载：“羊舌大夫为尉。”尉，乃军尉。秦汉以太尉掌兵事，武官皆称为尉。现代军队称呼的尉官与古代之军尉、舆尉有着很大不同，现在的尉官专指副营以下军官，换言之就是基层干部。提起基层干部，话匣子打开，记忆之长河清晰起来，那是一代朦朦胧胧怀揣理想被称为“T-80”的共和国军人。故事就从他们说起……

诗曰：

我们带着家乡的泥土，
一二一、一二一开始学步；
向左转凝结父亲叮咛，
向右转印证母亲嘱咐。
一封家书报个平安，
故乡变化寥寥数语。
舍不得脱掉身上的内衣，
那是妈妈亲手缝制；
抗严寒纳酷暑，
挺立急风暴雨。

我们走上火热的训练场，
铁血男儿凝结刚强；
和谐军营铭记尉官梦想，
忠诚使命镌刻士兵衷肠；
星夜长空军号嘹亮，
经历风雨百炼成钢；
左肩扛责任右肩担辉煌，
责任为祖国辉煌献给党！
铮铮铁骨的汉子吆，
谁与我们比刚强！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3)
第六章	(27)
第七章	(33)
第八章	(40)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4)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5)
第十三章	(71)
第十四章	(80)
第十五章	(85)
第十六章	(93)
第十七章	(99)
第十八章	(107)
第十九章	(113)
第二十章	(118)
第二十一章	(124)
第二十二章	(129)
第二十三章	(134)



第二十四章	(141)
第二十五章	(148)
第二十六章	(154)
第二十七章	(162)
第二十八章	(167)
第二十九章	(173)
第三十章	(180)
第三十一章	(185)
第三十二章	(188)
第三十三章	(194)
第三十四章	(202)
第三十五章	(209)
第三十六章	(214)
第三十七章	(218)
第三十八章	(223)
第三十九章	(229)
第四十章	(234)
第四十一章	(239)
第四十二章	(245)
第四十三章	(252)
第四十四章	(256)
第四十五章	(260)
第四十六章	(267)
第四十七章	(275)

第八十章

第八十章

章二十二章

章一十二章

章二十二章

章三十二章





第一章

他走进书店左顾右盼。书店不大。坐落于师范学院大门外右侧。三间平房，门口挂着木牌子，上书“新华书店”。里面有点阴暗，即便大白天也开着灯，两位年轻售货员脸上始终堆着笑容，跑过来跑过去拿书找钱，“钢镚儿”在柜台上滑来滑去，竟将水泥台面蹭得光亮。

他站在门口往左看再往右看。他在寻找一个人。这么个小书店找人不难，但每天买书看书不买书不看书进来逛一圈就走的学生（当然包括他们这些学员）络绎不绝，稍不留神要找的人就溜走了。此刻，刚刚吃完晚饭，男女学生三人一群、两人一伍正在散步，走到书店门口顺便猫一头，看看有没有新书上架，不是买书是看书。他一时没有看见她，准确说她可能还没有来。

他喜欢到书店，开始看书买书，后来不仅看书买书还看一名学生，一名女学生，见过她两三次，也许三四次。具体次数记不大准确，却给他留下美好印象。在他的记忆中从未对女孩子有什么好感，即便上了高中亦是如此，上高中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按时髦话说叫情窦未开，根本不懂什么叫谈恋爱，他和女同学之间那可是纯粹的同学关系，莫说拉个手，连玩笑都不开。毕业后突然听说有两个同学准备结婚，他大吃一惊，傻乎乎反问道：他俩咋能结婚？谁给介绍的？当兵两年，两年好像跨越一个世纪，他忽然对女人产生感觉。他到书店买书，碰上一个女孩儿，她也在买书，他眼睛一亮，似曾相识，他就想再次见到她。每次只要见到她，他赶紧假装买书，挤到她旁边偷偷看她的脸。可惜，每次“犹抱琵琶半遮面”，只能看清半拉脸，越这样他越想认识“庐山真面貌”。她身上散发出那股淡淡的香味令他神魂颠倒。她似乎从来没注意过他，甚至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他不管这些，只要能见她他就来。

师范学院建在清河南一片偌大的沙滩地上，占地面积四十多万平方米，分南北两个院落。北院住着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南院住着军区教导大队学员。过去师范学院在省城，“文革”初期教育体制改革，高等院校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师院从省城搬迁到几百公里之外清河边这个不毛之地。据老师讲，刚来的时候光秃秃一片，没有村庄，地里长不出好庄稼，一条人行小道不知道哪辈子踩出来的，坑坑洼洼，只能走马车不能跑汽车，有的学生形容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到最近的清河县城，要绕道十几里过一座大桥，在桥头等过往的公交车进



城。学生倒无所谓，反正上几年大学毕业离开拉倒，没人要求留校，苦就苦了老师和员工，他们的家大都留在省城，搬迁时一个人单独过来。因此，许多人不安心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往回调，调回去哪怕不干老本行打杂都行，也有的提前办理退休。到“文革”后期人才流失严重，专家教授差不多走光。

“拨乱反正”落实教育政策，师范学院又搬回省城。然而，经过十几年建设，这里居然成了繁华集镇，学校通往桥头的人行小道已经铺成柏油路，路两边盖了不少小平房，开了商店，小商小贩多起来。今年还通上公交车。说来也怪，这地方虽然土质不好，树木却长得高大挺拔，郁郁葱葱。

这么大一所院校不可能一下子搬迁走，新招收的学生都到新校园，三、四年级不再搬迁，一直到毕业。剩下的班级集中到了北院，把南院空出来。南院人去楼空，经不起日晒雨淋风吹沙打，没多久教室宿舍体育馆图书室围墙等便破烂不堪，窗户上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舍弃实在可惜，经过协商学院以低廉价格转让给部队。军区把它接过来进行一番修缮，成立教导大队。

读者问：教导大队为何种单位？凡在部队工作过的人并不陌生，它既是教学单位，又是训练单位，专门负责培训班长骨干，一般情况下师级才有这样的编制，学习时间半年到一年不等。这个教导大队则不同，区别在于她培养军官！

80年入伍的战士石岩通过全军统一考试，录取到军区教导大队步兵排长专业学习，成为一名在校学员。步兵专业主要学习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中文写作等；基础知识包括战术、军事地形、军事测绘、军队基层政治工作、军队基层管理、外军研究等。除此之外还有考察科目，像心理学、逻辑学、美学，战例分析、如何带兵、基层后勤工作也在掌握之列。军队院校淘汰率极高，头五个月不是坐在教室里学习，而是进行军事和体能训练，凡训练不及格或身体素质达不到教导大队要求均陷入“滑铁卢”，淘汰率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又问，为何有如此高的淘汰率呢？原因在于教导大队那残酷且高难度的训练科目。基础训练包括五项：射击，含轻机枪、重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全自动步枪、手枪，要求必须优良以上成绩；投弹须超过35米；捕俘拳两套，均要熟练掌握并能击败对方；跨越障碍物，百米距离20秒完成；跑方位角更加紧张，把学员分散拉到山区陌生地域，给你一张地形图、一把尺子，要靠这两样东西走出困境。体能训练为单双杠一至七练习、跳木马。这些科目学完以后穿插进行步兵战术演练，演练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营、团战术进攻与防御。完成以上科目以后才转入理论学习阶段，一般学完一门考一门。全部课程结束后还要到部队实习一个月，实习期间写一篇论文，列入毕业总成绩。

就在最后一门课程《中国近代史》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书店遇见那个女孩



儿，那个把头发扎在脑后一丝不乱的女大学生……

入学前石岩在 MB 师后勤部司机训练队（相当于连队）当文书。连队文书虽然不是干部，跟机关里的秘书差不多，平时写写画画，负责连部内勤。可别小看文书，连里大小事皆能说上话，比如有的老乡驾驶理论考试不及格找到他，他给理论教员打个招呼就能及格；一个班八、九名学员围着一台车，轮流学驾驶，有的同学走走他的后门，他跟驾驶班长说一说，出场进场时又可以多开一段路。所以，在同年入伍的兵里面俨然像个领导。别看当两年兵，工作过的单位实在不少。新兵训练结束后分到 782 团 82 无后坐力炮连当炮手，步兵团里面炮兵算是技术兵种，同那些分到纯步兵连的同乡战友相比高出一个层次。他写一手好字儿，毛笔钢笔铅笔圆珠笔，样样拿得起来，特别用树枝写大字，那更是一绝。随便折一根小树枝，用刀子削成扁平，蘸着墨水就能写，写出来跟印刷品相似。也许字写得漂亮，他被挑到团司令部作训股当了测绘员，一个小新兵能到团机关当测绘员绝对不是件小事，老乡见了称他机关领导，他有种自豪感，再不用跑 5 公里越野，不用早起抢扫把打扫卫生。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被调到师后勤部司机训练队当了文书。

有一次，师里对全师汽车分队进行达标检查，后勤部运输科白科长陪师首长到 782 团检查时，发现车场矗立的《车场管理规定》牌子上写的字潇洒，白科长随便问了句：“你们这是在哪儿定做的？”团后勤处秦处长说：“不是定做的，自己写的。”白科长惊讶地问：“谁写这么好的字啊？”秦处长回答说：“作训股一个新兵。”白科长有点怀疑：“新兵能写这么好的字？在哪儿学的？”秦处长说：“他是作训股的测绘员。”白科长问：“叫什么名字？”秦处长摇了摇头，“只知道他姓石，都叫他小石。”

没过几天，石岩接到军务股通知，到师司机训练队报到。

司机训练队是运输科的直属分队，受白科长领导。顾名思义，训练队负责培训司机，这样的单位一般设在远离城区人烟稀少比较偏远的地方。原本他不想来，当看到和他一起入伍的战友有的学了技术有的考上军校，他产生紧迫感。特别听作训股张副股长说从他们这批兵开始不再直接提拔干部，这让他相当懊悔。当兵不当军官还干个什么劲！但以目前他的水平考学怕是不行，准确说考不上。因此，让他到司机训练队来的时候，他征求副股长（作训股没有股长，张根以副顶正）的意见，张副股长没有反对。副股长说到了那里你可以学个技术，学上技术将来复员有碗饭吃，测绘地方用不上，没法找工作。他想想也是，他倒不完全为学技术，他有他的考虑，在作训股当测绘员，一天到晚就是抄想定、标图、测绘地形和业务训练，腾不出时间学习，自己那点水平难以提高，到司机训练队当文书不会那么忙，可以复习复习功课，为以后考军校创造条件。这么着，他到



司训队当上文书。

当了文书后，他把队里所有标语牌子换成新的，大门口两块两米高三米宽的大牌子：“卫兵神圣不可侵犯”、“营区管理规定”，他用仿宋字写；走进大门迎面对立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巨幅标语，他用等线体写；车场里矗立着三块“车场日须知”、“出车要求”、“回场管理规定”，他用隶书字写；还有车库大门上“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等口号他用魏碑字写，为营院增添光彩。他利用晚上训练间隙偷偷学会开车。但更多时间用在复习功课上。

他最愿意跟着队长或指导员去机关办事，如果回来晚跟着领导吃小灶，最好吃的莫过于大葱炒鸡蛋。炊事班为他们炒上一盘鸡蛋，连首长往往吃不了几筷子，剩下的他全包圆。他的饭量在全队出了名，连队包的包子又厚又大。有一次收稻子，中午，炊事班把饭送到田间地头，他一口气吃完13个，直到指导员说你小子想撑死啊，他才住手。他在这里整整一年半没有见过女性，有考军校的动力，那段日子感觉不到有什么缺憾。当他拿到《入学通知书》去向张副股长告别时，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远离社会。看到副股长的爱人简直目瞪口呆。原来看着嫂子就是一般人，现在成了美女，那表情肯定让嫂子吃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审美观出了问题。

考上教导大队情况发生变化，北院师范学院属文科，文科属女孩儿专利，他大开眼界，这里的女学生不仅多而且漂亮，他产生不少幻想。幻想毕竟是幻想，从幻想到理想再到现实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他们尽管是学员，未来的干部，但现在仍然穿两个兜，拿战士津贴，享受战士待遇，只有毕业回部队后才下命令当上真正的军官。教导大队有明确规定，不准学员在驻地找对象。所以，目前他还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同那些女大学生套近乎，更不要说谈情说爱。

石岩正准备离开书店，突然发现那个女孩儿。

她仍然穿着那身淡黄色连衣裙，背着小坤包，径直走到文学类书籍柜台前，向售货员大姐要本新版《红楼梦》翻看。石岩赶紧靠近她，装作买书，要本《彭德怀自述》，他借翻书机会侧过头看她，她给他的还是半边脸。

她付完钱离开柜台走了。他相当懊悔，学员队马上到部队实习，实习回来临近毕业，也许再也见不到她……机会来了。她付钱时从包里掉出一件东西，他赶紧拣起来，追出门外壮起胆子说：“你掉了东西！”

女孩儿侧过头来惊奇地望着他问：“我！没有啊。”

他把圆珠笔递给她：“刚才，你掉的。”

女孩儿接过来说：“哦，圆珠笔啊，没油了。谢谢啊！”她扭头就走。

他问：“你是师院的？”





女孩儿说：“是啊！怎么，有事吗？”

他说：“那什么、什么，看着你像。”

女孩儿扑哧笑了：“怎么能看出来呐？”

他自我介绍说：“我南院的，见过你，在那儿！”他指着书店。

女孩儿说：“是嘛？邻居呀！”

他红着脸问：“我能问你贵姓吗？”

女孩儿莞尔一笑，“查户口吗？”

他马上说：“不，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

女孩儿说：“你还有事吗？”

他尴尬地回答：“没、没有。”

女孩儿甩着马尾辫走了。

他站在那儿望着她远去，直到消失在北院……



第二章

龚伟跨进教室。她乃政工教研室历史组教员，本学期专讲《中国近代史》。龚伟是教导大队为数不多的女教员之一，二十七八岁，白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学员们最喜欢上她的课，不仅因为她人长得漂亮，还由于她每次讲课都有一定哲理，让人听起来舒服。她把教案放在讲台上，表情严肃地说道，这是最后一门课程，希望同学们考好，基层干部没有良好的历史知识，思考问题必定欠缺深度，深度不够，哪来哲学思想？凡领导者不具备哲学头脑，终将难成大事。因此，要求熟记 1840 年以来这段中国近代的历史。为了使学员全面复习，她出了整整 200 道题。题量大需要记住的内容多，每天下午最后两节课自习时，学员往往找安静的场所默记。一般两个人一起，背上一会儿，感觉差不多了，你背我看我背你看，互相提示，效果比较好。

一天下午，石岩和浩动夹着马扎来到清河滩上背题。浩动入学前在 MB 师 781 团军务股当通信员。部队里凡通信员、公务（警卫）员、测绘员者，模样一般比较精干，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形象太“那个”说不过去。在部队时两个人并不认识，考上教导大队才知道原来一个师，同为一个师就算最近的战友，所以，很快成为好朋友。

清河滩有大片细沙，河边上长着歪脖子柳树，河水宽阔，静静地流淌着。两个人找棵大柳树坐下，在树荫下开始复习。不大一会儿工夫，石岩把书放下，说：“你看着题，试试记住多少。”

浩动惊讶：“背过了？我真是怪了，这段时间老是走神儿，精力一点都不集中，半天背不过一道题。”

他笑着说：“虚伪！别装好不好？你那脑子能记不住？瞒不住我！肯定有心事，要么家里出什么事；要么个人碰上啥大事。我想不会是家里的事，你现在正在这里读书，马上成为干部，家里即便有事也不会告诉你；个人的事与工作无缘，必定与女人有关吧？”

浩动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河水。石岩猜对了，这几天他的确心不在焉，妹妹来信说他有个女同学去过家里，带去两包红糖和一包大蜜枣。看到这里，他心里荡起无限遐想，妹妹说的这个同学叫吴绣云，当年在学校差不多称得上校花，细高个儿，双眼皮，追求者不乏其人，高中期间，他基本上没跟人家讲



过几句话。不是不想讲是没机会讲。现在突然到家里来，他弄不清怎么回事。此刻，见石岩如是说，他问：“你说一个女孩子没啥事突然到你们家去，想干吗？”

“这还用问嘛！我想不外乎三种可能：偶尔路过或走错门，误入施主家，这是第一；过去对你印象不错，看看你现在混没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好呢，准备主动投入你的怀抱，这是第二；还有，算关心一下老同学家人，也说得过去。”

“我看最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大。”

石岩笑了，“咱俩到这儿来背题，怎么突然谈起女人来。算了算了，赶快背呗。”

“你引出来的。你先背吧，我还早呢，担心这门考不好。简单的不提问，拣难度大的吧……”

两个人开始背题，浩动提问石岩回答。提问完，浩动说：“你啊，70分没问题。我怎么记着记着就混了呢你说？”

石岩指着清河说：“背题其实像流水一样，别死记。比如你要了解大清河，须从它的源头开始，找到源头，从上游一路下来，直到入海口，它的流量、宽窄、急缓差不多都能知道。近代史也应该这样，记住几个主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时代背景，把这些事件串起来，就是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有啥复杂的。”

浩动摇着头，“说起来简单背起来难！差不多得了，反正将来带兵用不上。你知道带兵靠什么？我们股长说靠严格！‘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近代史学得再好代替不了军杖。”

他反驳说：“什么谬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严一点是应该的，可过分讲严不但达不到严格的目的，相反还可能引起战士反感，你希望上司整天板着面孔训人？白学哲学。光严就行？没有‘慈’照样‘掌’不了兵！”

浩动不服地说：“好好，我不和你争，到时候你自然能体会到。就像咱们学过的哲学，辩证法谁都会讲，可真正会用的又有几人？比方说龚教员，知道吗？别看她讲课精彩，辩证法学得也不错，听说她离过婚呢。那你说她哲学是怎么学的？”

石岩讽刺他说：“缛短汲深。孙子兵法兵家经典，古今中外那么多人在研究她，虽然没出几个曹操、诸葛亮，但并不意味着孙子兵法没价值，该怎么研究还怎么研究嘛。”

浩动涨红脸说：“杨修水平高，‘身死因才误’。话说回来，龚教员多好啊，白白静静，啧啧。还和她离婚？真不可思议。我要大几岁……”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照照镜子看看，人家副营，你呢？大兵一个，尽想好事！”

浩动不甘示弱，“什么叫想好事？不想白不想，你小子不想才怪呢。说正经



的，我希望去步兵连队带兵，熟悉。”

“让我选择，就去特务连，最好到侦察部队，没看电影上，多来劲啊！”

“侦察排要你？不过你好赖会开车，算门技术。将来有机会我也学学。”

“你也想学？人家学一个月能上路，你起码得三个月。”

“别瞧不起哥们啊，在家还开过几天拖拉机呢。来教导大队以前就想学开车，有了技术复员不怕嘛。”

他非常严肃地对浩动说：“学技术算啥？就算你学会开车又能怎么样？复员回去弄好当个司机，没有关系连车都没的开。怎么样？不还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锄地啊。跟你说，没用！只有穿上四个兜才行，身份变了地位自然变。面包会有，女人会有！”

“说实话，刚当兵时真没想过当官，不是不想，不敢想。我们村那么多出来当兵的，都回去了，没一个留下的。噢，好像有一个，听说开车转志愿兵。就这，村里的姑娘那是排着队等他选啊。”

“村姑？怎么不从城里找呢？对了，我最近见到一个，师院的大学生。”

“大学生？不是做梦吧，大学生人家怎么会看上你。谈上了？”

“谈什么谈？还不认识呢，只看到半边脸。”

浩动“扑哧”笑了，“你小子真能编故事，不认识怎么说认识一个啊？逗，是不是看了电影上变脸的镜头产生的幻觉。半边脸，那半边哪儿去了？我可提醒你啊，当兵不准在驻地找对象，别让队里发现给你处分。因小失大划不来，毕业后再找不迟……”

毕业考试结束。石岩13门功课全部90分以上。浩动《中国近代史》没有考好，不及格，不及格就要进行补考，补考总算过关了。

考完试从下周开始到部队实习。实习时间为一个月，这一个月除了正式当一回排长，还有一篇论文，要求必须结合实习单位的实际撰写，而这篇论文对评选优秀学员至关重要。

石岩被分配到782团实习，职务为二营六连代理排长。

六连乃步兵连队，全连近百十号人，连里干部除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三个排没有一个排长，也没有司务长，清一色战士代理。战士代理一般班长兼着排长，平时正常的学习训练公差勤务能够完成，但有些工作不大好开展，比如入党、评功评奖、评先进单位，难以摆平，有时甚至闹出些矛盾来。为什么？谁不偏袒自己的排（班）。连里分来个实习排长，连长指导员高兴得不得了，不管时间长短，哪怕一天，好赖有排级干部了。连里像接待上级机关领导那样把他接过来，指导员将连队情况跟他唠了唠，他算报到了。

饭前集合时，指导员把他介绍给大家，“石岩同志从今天起代理一排排长，



一排的同志要虚心接受石排长领导，服从管理，积极汇报工作，当然，其他排也要听从指挥。石排长经过专业训练，知识丰富，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一排的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新的进步。大家欢迎！”

掌声“噼里啪啦”响起来，并不热烈。

指导员让他说两句，他站在队伍前。敬礼。非常紧张地说：“我没带过兵，没有经验，向大家学习，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底下，有的战士在偷偷地笑。年龄相仿，都穿着两个兜的军上衣，怎么看也不像排长啊！

吃饭时连长把他叫到连部的饭桌上，副连长钟新对他说：“连队伙食跟你们教导大队没法比，伙食费低又没有补助，不大好调剂。”望着桌子上仅有的两个菜，他夹一块土豆片放进嘴里，“差不多，都差不多。”他刚穿上军装时只有一米六八，长的又黑又瘦，接兵的魏营长说到部队还能长个儿，部队上有的是大米白面，小伙子吃上半年白面馒头保你又高又胖。他吃够了玉米面地瓜干，看着黄澄澄的玉米饼子马上口吐酸水，好像条件反射。没想到在新兵连并未见到大米白面，一天两顿半粗粮，老家的玉米饼子没了，换来的却是窝头，要说更难吃的那是二米饭。所谓二米就是高粱米和小米合在一起蒸着吃，蒸出来硬邦邦没有粘性，一粒粒的高粱米吃下去就反胃酸。说来也怪，别看吃的不怎么样，却应验魏营长那句话，不到半年时间他居然长高了6公分，一下子窜到一米七八。这种生活直到进了作训股才算彻底改变，在机关食堂他终于吃上梦寐以求的白面馒头。好日子没过多久，来到司训队窝头没了换上发糕。什么是发糕？这东西也是玉米面做的，只不过先用发面引子把玉米面发开，加上糖精，有点甜味。

食堂里除了筷子碗碰撞发出的声音和“滋溜滋溜”吃饭声，听不到其他声响。这是连队规定，吃饭时不准讲话。石岩抬头看了看吃饭的战士，尽管伙食一般，吃的有滋有味。吃完饭，各自拿碗筷到水龙头下冲洗，最后吃完的战士负责擦桌子，厨房值班员还要将地面打扫干净。

他回到排里，一名战士已经把他的铺盖打开，正在铺床。他一个劲感谢这名战士，问他叫什么名字，战士说叫喜开，二班的。铺完又问排长有没有换洗的衣服？他说没有，谢谢你啦！他还不大了解连队形成的一些不是传统的传统，比如新兵要给老兵洗洗衣服，算是增进了解联络感情；每天早上起床号未响新兵就要提前起来打扫卫生，因为工具有限，稍为起晚扫把被别人抢走，所以，有的头天晚上偷偷将扫把等工具藏好。每当开班务会时，班长会表扬积极能干的同志。按照老兵的话说这叫打基础，在班长或老兵面前留下好的印象，有了好的基础，将来在评功评奖入团入党等问题上将会优先解决。

晚上，他把三个班长召集在一块，听一听班长对排里的情况介绍，以便下步



开展工作。一班长叫萧辉，四川人，个儿不高，入伍已经两年多。他操着地道的川东话，简明扼要地说：“我们这个一班总共才有七个人，包括我喽。怎么说来，表现都不错，勤务工作主动，训练比较刻苦。当然喽，个别同志个别时候也有稀拉的现象。排长来喽就好喽，我们班一定支持排长的工作。没了。”二班长陈建设，山西人，原来代理排长，他对排里的情况显然熟悉一些，“二班呢，编制九个人现有八个人，分别是小赞，叫赞成，陕西人，第二年兵，平常爱发议论，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看电视，特别自从看了《大西洋底下来的人》以后，对麦克拜得五体投地……小喜，叫喜开，福建人，入伍不满一年，其特点是眼里有活，勤快，不怕苦不怕累……”三班长衣锦，河南人，刚当班长时间不长，对本班情况没有一二班班长掌握的多，问起班里战士个人情况说不出个一二三来。石岩问排里去年底立功受奖人数，陈建设说没有立功的，有一个连嘉奖。

综合三个班长的介绍，他对一排有了大概了解，从全连的角度看算中等水平。石岩心里有数，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在这里时间太短，他的任务是当一个月“维持会长”，这段时间争取别发生什么意外。

今年的训练从开春难度就大，团里抓得紧，基础科目还没有训完马上转为合同训练，连进攻连防御没有搞直接进入团进攻和团防御。开始大家不明白怎么回事，过了夏天才逐渐明朗起来，原来要举行重大演习。

石岩来六连已经两个星期。毕竟年龄相仿，很快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正课时间带着大伙学习训练，业余时间跟大家一起娱乐，特别是打扑克，打起来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为出错一张牌他和人家争得脸红脖子粗。开始带队时站在队伍面前还有点紧张，说话结结巴巴，慢慢地胆子大起来，喊口令声音洪亮，训练讲评由两三句发展到五六句、七八句。他的表现引起副连长种新关注。种新清河堡人，一米七五，魁梧，标准的军人形象，“嗨，不错！小伙子找到当官的感觉。我像你这个年龄还是大兵一个，别说带队，连站都站不好呢。”

他问：“副连长你直接提干？多大？”

种新笑着说：“不大，也就23嘛。”

他说：“23才提干？那你多大结婚呀？”

种新又说：“不大，24。刚当排长那会儿连个介绍媳妇的都没有。”

他好奇地问：“副连长，别人介绍还自己认识的？谁追谁啊？”

种新自豪地说：“找老婆还用别人掺和？那水平洼点吧。我教给你找老婆秘诀，一个字：追！”

他摸着头皮：“追？万一追不上不让人家笑话？”

种新“嘿嘿”一笑：“漂亮女人都是追到手的，没有等来的，知道吗？你在那儿傻等别人早瞄上，哪有你的份？”

